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周鳳鳴 弟鳳起

周鳳鳴字于岐長不踰中人饒膽畧究心當世之務
動止嶷然父康僖公心期之年二十五成進士
正德九年甲戌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初提鞫
本部事宜多所注記部中每有奏牘尚書
公嘉靖癸未遷本部廣西司署
蘇林

奉勅勘宸濠逆黨按律定罪一無枉縱用申寔錄未
司郎中時李尚書承勅爲刑部知公特深意欲以煩
劇相試念惟廣東司所轄錦衣旗校驕悍難制調管
往視事旗校肅然戊子李尚書擢本兵亟薦公調職
方職方主將領多請謁竟莫能涸公總戎叅將以下
除目一出寂無後言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
侯協同視事而豐城以伯不得先侯請下廷臣議公
曰伯不得先侯者分也上所任使是公以下者莫敢
抗矣議遂定庚寅擢大理寺右丞值星霾示變應制

上䟽纏纏萬言其論兵食水利尤爲鑿鑿可見行事
當是時公方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而張少傅汪司馬
整之屢欲中公會馮御史恩劾奏大臣不法事司馬
將甘心御史而公所擬肆赦詔條適與忤遂落職公
家居十有八年內外章奏薦公經世之學可大用凡
六十餘䟽公弗爲動嘗語人曰脫不幸吾亨于官者
那得十年父子相保乎蓋歸而侍康僖者又十年云
康僖既歿詔廕一子入太學公以讓其弟于霄于霽
諱鳳起爲光祿寺署正能謹埒所司典寺人事出納

致廷杖滿考將遷以卿貳事波及謫山東鹽運判官
終遼左行太僕寺寺丞敦樸愷悌號稱長者庶幾萬
石君家之遺焉

論曰周先生早奮于功名以爲天下而餘常以爲其
家謝政之後區處萬貨至于纖悉目量手筭莫不犁
然倘亦范蠡力耕海上之意乎其後屢散也顧方
伯誌之詳矣曰明練似杜元凱勤密似陶士行介特
似楊伯起竟其才業可以無所不至嗟乎嗟乎天生
斯人乃又奪之耶先生晚居尚書里自外歸有烏百

逐板輿而噪小史曰彼烏有離壁者某攫之去豈其
訴耶公心不然之召責壁者令納離其巢以觀焉而
其人畏先生之將撻已也緣木如飛先生拊膺瞿然
曰吾爲刑官久凡所據折獄者理耳亦何知理所必
無故事所常有哉後弗振矣然聞先生治刑書濡毫
忽起立或顧影而嘆人以爲求其生不得也

王應電 裔孫承慶

王應電字昭明格物強記讀書務深入又能自關一
境謂不可磨滅云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

遂遍覽宋胡宏明季本之書與近世吳幼清何喬新
舒芬陳鳳梧諸家之疏殊未滿志喟然嘆曰夫子信
古所以述而不作後人多援經以翼傳吾斯之未能
信嘗指架上諸書此紛紛者何論乘訛襲舛即所載
冬官散見五官之籍其文不闕要是後人之周禮非
周公之周禮也周公之禮根極心源昭爲天象五官
離合皆有統會雖百世繼周而治必出于此故孔子
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雖百世可知也于是標
位列圖句解字析積有年歲殆可充棟胡莊肅松好

公書遂刻之江右公署先是公以兵燹無家西游吉
安從羅中允洪先學初與羅語不甚見省後稍前席
至相問難達晝夜三越月而後忘言羅嘆曰昭明林
書如盤根膠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辯
固莫能煽搖其中而凌駕其上矣然用以告世罕有
識者楚人吳鳳瑞見之曰向歆之後罕見其比公雖
流離轉徙乃其行芳志潔一介不苟取與莊肅
避書院舍公公危坐終日指揮左右如其家晚歲
泰和歸崑山未久卒第應宿鄉貢士裔孫承慶

餘廣額通眉眼如漆談言疊疊父敏學奇窮遷徙無常公倚外氏居先輩范南江公孟嘉也說周易中庸論語往來淮揚間公蚤歲時聞領要遂能口傳其秘筆之爲文常驚一座父心獨喜念是兒可不負先世述作而公果用文章起家領乙酉鄉薦名噪都下公少失恃育于祖母某而父又早孤力貧奉母甚歡公逮養色如嬰兒父歿而大母存公遂不上計吏試依依膝前歿爲孺子泣也公年且艾乃謁選人授瑞安知縣縣苦旱病稅公調劑之恤商惠竈薄歛緩征所

以休息瑞人者備至臬徒楊敬竄籍于瑞根盤不可問公捕殺之而高某者窟穴水碓寺患苦其僧公直之如律則瑞人凜凜憚公矣瑞鮮文物士不登籍者幾百年公至作人爲務嘗得林增志李元韶卷大愧之而乙卯籍始有瑞士名姓蓋林云亡何歿于官公口爽不能藏人過然用意故長者性至孝痛父多徒乃行營高敞居青黃而文之甚麗誠家人昇父構此居之人語公非祥公訝曰事死如生祥莫大焉故公陸其與公善而公用薦起陸貧不復至其日請酒

艤舡餉陸并餽之鏹陸君皇不能省公笑曰君今用
滿甲忘之耶公少從父讀不能買坊刻備觀覽從其
友李某者得陳負外敬甫數十義公誦之以爲佳既
貴臨文猶稱述不置云

論曰往與瑞安同舍舍李氏許瑞安嘗言其父在川
翁率瑞安羅拜昭明先生深衣帷裳儼坐而受之如
見古人翁問周禮圖記則云簡帙重道遠不可舉已
付吉安官舍語疊疊多訓誨瑞安尚小不能盡憶也
星溪之學滿天下述作如昭明寥寥矣予每見瑞安

挺而立尊其瞻視亦猶行古之道歟乙酉之役與予
偕卜之神瑞安得仙宗主盟之繇果爲凌公登瀛門
下士神告之矣平居孝友爲政出則相鄉瑞安斯何
負磊落丈夫淵源本趣哉在川恂恂儒生老能孝養
諒亦家學所自夫

張羽

張羽字子儀三歲失怙竒貧稍長不能就外傳則母
王夫人辟纁紉綴將之夜歸就母讀瓦燈熒熒翻數
達旦以爲常母又令公乘月課誦縮其膏爲風

朔需公讀稍急毋面之嗚嗚泣公亦泣書聲彌震聞者悽感而是時公已落唾驚人同舍生眈眈目矚公矣居無何有外家隸尺籍勾補不可跡者詞連公公孱然孺子無兄弟聲勢之援伍伯粹而盪之子母斃斃囚繫行亂頭垢服線蹊新故屬也所司憐其孤童許白之正德十六年公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視權蕪湖客使肅榜疾馳雖甚嚴重必誠長年毋得逗撓捍張使君閑法既還京遷刑部員外署郎中事公與大禮議不合廷杖幾斃柄臣唾之以原官改南

刑部而貴客猶以閑法見挫螫公蜚語聞上竟免其官先是公未病目絕絡忽下垂王夫人之喪哭泣過毀遂障其視或語公不幾滅性耶公泣曰始非然焉曩者吾就月讀書時風露薄之先夫人已知吾視竭又賊其外後殆不可支矣乃闢地城南湛思靜坐客至談說經史疊疊忘倦公性慷爽不能自匿其本懷即子弟有過必令人知既疾亟猶絃歌數闋賦誦如平生得年七十九

論曰予爲兒時從長老先生讀刑部制舉業著論

然已聞醫者爲刑部起下垂而張之猶復摩挲萬卷
中也刑部闢城南居規鑿園池遂不至廳事與世隔
詩翰哀然然每言其少時就月課誦事血淚淫淫蔽
面矣刑部既老雖不與世接而風流蘊藉至今猶想
見其人子孫落落散處四方有冒他姓選爲弟子負
者邦人猶嘖嘖指刑部之後至垂涕云

張寰

張寰字允清長身玉立飄顏如仙與人若落落而英
偉秀傑之氣時滿襟帶見者大悅登嘉靖元年辛巳

清進士第知濟寧州旋改濮州內服闋又補開州所
至多惠勞去後甚久州人尸祝之治開未幾尋陞刑
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
中事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刑部滿考封父祁州公奉
直大夫再疏乞終養詔許之初公之守濟也板輿迎
奉直州舍而州故孔道驛騷良苦公飭儲候望無寧
時奉直心弗善也然不欲言公察色知之將疏乞改
官而費文憲宏語吏部曰張允清才子令作候吏耶
遂遷濮公既封奉直具壘書金緋進而奉直寄語

自汝守濮擒西洪學常天叙等爲朝廷救此一方民甚善而吾終夜凜凜每持家報至手顫汗盈把矣吾饗國家榮施汝母頓耶公又察奉直言知其心弗善也乃遂乞歸戲綵奉直前如嬰兒既數年奉直以老壽終服闋除授通政司右叅議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漫應曰可竟解組去公有至性即顛如戟手必奉直同卧起而奉直顧見公步趨旋折慄然惟恐其墜也在告時從奉直觀雁宕登天目父子相隨

衣冠儼雅浙人望之若儵然在世外者奉直既歿孤吟長嘯益縱意名山水間渡浙江觀潮錢塘遂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遍東南而碑版題詠之作亦半天下

論曰銀臺公該達多端世莫名其學要之自親親始矣公嘗社茗溪蓋友坦上翁云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與名士吳琬陸崑華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死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而翁獨與松善

公學視其友懷王之會公嘗一再往說者謂公學擬
王文成不必然公蓋東方朔阮籍之徒不名一行再
會懷王亦如陶隱居遊遠公社也歸太僕有光見客
降仙公憑此自謂已得仙云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少孤善病嘗自匿幃中看司馬通鑑
病起悉了其義誦可盡一卷脫句二三名噪鬢序間
爲諸生寇正德己卯舉于鄉庚辰舉于禮部會武
宗南巡未及廷試以嘉靖辛巳賜進士出身選翰林

院疾吉士授編修公既績學有聞讀書中秘益事宏
博六經子史外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至稗官小說
無不以覽爲文章操紙筆立書融暢爾雅居然合作
然公意直欲見之行事故在朝多所建白今詳載
龍山人集中識者謂有出入將相之畧云永嘉驥
倡議尊崇獻皇典禮一時諸臣死徙斥逐殆以百數
公爲翰林亦在遣中永嘉卒公始用薦起爲春坊
書編修如故尋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司業古成均
位望清重公蹶復起乃稍事振植意欲有所振興

答主眷亡何諸生坐頒曆失儀宰臣震怒既而
又欲盡奪其諸生公力救乃解已又上疏言他事悞
旨落職公弱冠登籍垂三十年立朝者僅五閱歲偃
蹇顛頓卒以譴死天下共惜之

論曰王先生眉目踈秀抵掌談天下事無所讓或謂
之曰翰林故冠帶書生君宜少默公笑曰政不欲冠
帶人作書生事予讀其集良然然稍慙難爲言責矣
九廟災議謂諸陵題主宜用春秋哭災漢儀變服例
一倣日中反虞之儀不得以吉服從事又曰宗廟藏

主石室謂之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
火災漢儀藏主西墻埴中埴石室也今建廟宜寺北
壁鑿石爲埴納主其中以應古制引經據理兩示
世駸駸與白虎諸臣爭烈矣

魏庠 子希直

魏庠曰

魏庠字子秀世居直義里直義面委江東逸夫浦
湖灤田肥美居民千餘家公襲其父璧遺田數百頃
力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次貧補南京曉諭府
事改光祿寺典簿致其任然還里陳見

賦上戶多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免者公獨目其甚
俾休息焉真義里人用是特饒相誠勉其子孫濟濟曰
光祿之德幸無忘光祿縣令郭楠嘗造公見廩事側
荒塚踴然問故公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與之直彼
不以治生而棄其骸骨于水火故寧存之令拊掌曰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古人之誼也不意今日復逢
于君咨嗟良久而去邑城西有宅與隣舍參錯人與
君胡不券公曰其人養母甚孝能守其業不忍奪也
凡公之爲德于鄉任自然類如此卒年六十卒葬高

壩子希直字溫甫嘉靖乙卯北畿舉人急行義不必
人知如光祿性高華濶達多戲所歷市橋村舍買金
賑之不可勝紀然多出之嬉笑怒罵間逆來順往人
莫能測以故多取痴絕之名而人受無名之德里有
粥藁者甚貧公思賑之無由而粥者買買然擔過公
許公尾而竊之粥者見而跪進其羹者公戒勿泄取
什百價償之不納其進他粥者聞競爲不知以希公
竊公亦戲嘗之心知其僞不問也客某者久信于公
意甚合故多平反嘗連其從者詐引無賴祈公施而

居間取金馬公弗知也嘗使乞者負老婦哭于市詐
言將成其所負母以行公甚憐而呼金與之篋中金
僅二銖客某者故叱之以為不誠公故必與之其從
者又故言金且盡不足償則公盡二銖與之矣居恒
好買萬金奇方聞有賣奇者不遠千里傾囊購之嘗
溯淮涉河見纍纍斫者瘡甚卧市左公取方藥募人
療之慰不法又手援其癡加護焉又手搥千許而和
之令速達斫者泣問主名不應聞者笑其迂不以為
德也公自為舉人四十年不造令無干牘之謁而散

其家累萬金今之稱行義者必曰八相公其行也得
年六十有四

論曰魏之先李姓家吳葑門之莊渠恭簡所由自號
也李翁嘗依姨母因從其夫姓為魏氏而居崑山之
真義至孝廉復姓李氏云李氏之在莊渠者尚以百
數恭簡歲廩米有差光祿踵而行之誠子孫世勿絕
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光祿可以當之矣
魏故有二孝子無嗣光祿謀祠之不果嘗語孝廉而
孝廉年老散其貲殆盡又不果則又語其子而勸曰

我將營世祠斷自朴隱至于光祿祀于一堂予同堂
別爲一室祀恭簡公又別爲一室祀二孝子嗟乎垂
老不忘其父之義又廣而推之疇謂孝廉多戲徒爲
此嬉笑怒罵之德者哉尚賢卒成父志予特嘉之嘗
爲作世祀述尚賢萬曆壬午舉人

顧夢圭 子允默 懋宏

顧夢圭字武祥十歲能文章十七偕計吏對公車不
第輒下帷不肯見客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刑部浙江
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時公

年二十五輒從海內尊宿呂仲木鄒謙之遊相友善
嘗泛舟清溪看梅花色香孤絕仲木笑曰武祥如此
花矣其見雅重如此擢廣東布政司叅議分守雷廉
海北故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
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道里遼絕徃歲開採用舟筏
兵夫萬計徃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寇黃山秀峯
延縱橫覆轍可鑒且珠蚌出海有漸生息甚難先期
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通者三集採者
珠已耗竭自非積久欲求美碩繁顆此必無補也

矣况蠶戶腰紬入海觸犯瘴霧駢首就死實可憫然
傳曰明王慎德不貴遠物伏望陛下亟賜罷採養賽
源以寬民力天下幸甚不報責貢珠如初都御史陶
諧議勦西山諸徭空其地填以新民如韓襄毅公故
事公謂御史言徭不宜盡殺填以新民勢必吞噬而
徭地荒落雅非土兵所習居先年襄毅于廉州流賊
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日比
御史卒從公言久之遷江西左叅議張毓秀者公故
人子爲幕官柳州時櫬歸里而公見所櫬舟挽卒伶

傳促驛騎偵得之輒假路符行其喪而舟隘便易已
舟載之灑淚而去尋陞山東按察副使改提學河南
訓士先行誼作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
階中憲大夫是年駕之安陸道河南省官出迎而公
居守攝三司篆三司事秩然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
在所公榜詔旨于省門宗王以下無敢佞渎視者
凜凜矣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分守延邵汀建興地
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據連江自
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登

家欵然無跡兵去復出公至詢得所匿盡捕之斯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而建寧之民
窟穴松溪賊如壽寧公詢得又捕平之擢本省按察
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請致仕得俞旨公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羈州歌鹿鳴鄉人爭羨異之公柳
柳無喜色久歷外臺不內徙嘗戲語所親北河有樓
舡者曰腰彎折吾爾時不覺心動云子允默慙宏
顧允默字茂仁幼習家學爲文章多根極理要宏瞻
該博而秀色靈氣勃勃言表爲一時學者所推重已

讀皇甫兄弟諸書悅其菁華乃發其先侍御家藏摘
芬擷秀漱潤咀英吞吐六藝考叶宮商識者謂酷似
其舅而公不自喜也去從歸先生游爲古文詞濃淡
相遭均節有式然公志在繩武藍衣幘頭浮沉諸生
間悒悒不自得中歲遊成均爲辟雍弟子與海內賢
俊角則又輒先諸賢俊而藍衣幘頭如初公乃慨然
曰李將軍不封侯豈其數耶稍稍考訂音律徵一工
少年用相娛樂而讀書不減壯盛時晚年病墮其子
天峻憂之不欲對公車公從之行曰吾恙也既病

剗報又強遲之曰此行不第一會必有異已聞泥
捷賜及第索筆賦一詩遂瞑公長身秀目鬚頰如畫
與人語恂恂若處子雖復酣放淋漓談言微中而時
有不勝之色耻談先世功闕過游冶王孫鮮衣躍馬
揚揚于道輒障其面促步過之不與通而鄉人推世
家子必稱公公聞弗善也公好讀書不問生產作業
家幹有負官租久不償者會海忠介清查糧額及公
而公方應試棘闈大梁王侯督其家幹如令不以聞
公曰毋以事分即君念蓋其見重如此

顧懋宏字靖甫白晳虬髯語俊巡如寒士而氣雄萬
夫時有封狼居胥之意馳驟諸生間久之多口過竟
以此秧豎註誤繫獄既白家壁立將訪其宗老蘄陽
間有雲間大夫王圻載與適楚閉署中夢遊武昌感
司馬子長來觀七澤之言作楚思賦久之竟以宗老
籍爲諸生蘄州時練水殷無美都官夷陵見而懷之
曰此吾故人顧茂儉也假道過蘄勸令東還遂游太
學萬曆戊子以太學生被薦告還鄉里公在晦時故
交竄絕有謝生者能間關順適公意公重憐之既

雋謂一第可俯拾兩偕計不售公乃嘆曰嗟乎吾月
暮途遠寧自斷小之耳乃授新安諭新安士多就公
而公才濶無所大用于諸生間遷國子學錄自謂陪
京散吏守簿書而已其後出守莒州奉職循理無吏
議終非其好也尚羊浮丘諸山望劉勰雕龍故處久
之自劾免既還築室烏夜村植梅花數十株召謝生
徵歌爲樂幅巾杖履顏雪色識者謂不減當年半骨
云

論曰中憲公適閩過遂溪道渴不受墨吏衣必劾免
其官此其中涇渭何如而猥以劉寬婁師德相比方
也茂仁著華之業不減其家劉牢之然非所願靖甫
閉署中感憤作賦駸駸與子長爭烈矣予少及侍長
公好獎士類聞人不善已有忤色與次公周旋久想
其言論風旨庶幾今人所有無所不無者耶尚論
氏之世多長者不虛耳

晉憲 父鷗 子驥

晉憲字其章父凌霄翁名鷗故宣平縣教諭性長
獨心竒先生八歲授古文尚書則先生通尚書

班左氏傳則通諸傳授瀛洛關關諸儒之說
其說謂諸儒弗畔于道然莫出其宗當是時意可備
拾一第試爲諸生則落落諸生間十年無所合日抱
影一畝之宮環堵蕭然擇鏡而歎忽相者前揖先生
先生訝然曰若休矣吾無所復覲天下事相者曰相
期甚久念非足下之時弗以告今者從門間窺若面
有光氣如日翳而忽明也橫秋必矣如不吾驗請就
御史小勒兵而有不號子冠軍者乎却立良久曰故
是嶽崎歷落人再誦其言而去是歲果就御史試第

一人秋七月又爲都下士尚書第一人先生曰非獨
相者信也吾性褊嘗自訟弗能下人日者宿于鄉有
竹工無端戟手相詈吾趣過之弗與校知其改常也
不三日竹工死先是與同舍生詣江陰同舍生之
者與田者閔諸田者負耒而前吾故自撻其挽者田
者歡譟去否即奮耒糞粉笑吾故不能自見吾面此
兩事者其有光氣時耶雖然吾無條達之會將不利
于行是歲上春官果不第祭耒始成進士授事都
田司主事時永嘉安仁縣故府先生心弗善也

以二子贄于先生受尚書則先生與說尚書不負
而已矣尋奉命視榷荆南荆南既孔道榷司萬費所
集先生冰蘖自矢政府不無少望賴本部趙司空廉
知其賢奏為諸部使者最會有疾在告三年補虞衡
司主事適有慈寧宮之役謹物料絕竿牘如在屯田
時政府滋不悅辛卯晉本司員外郎命甫下武部失
火將延燒水署先生倉皇赴之捍禦節慎庫所存鉅
萬而論者詞連先生先生囚服詣廷評評無害通判
嘉興銓部擬改南員外郎命且下忽中格會台州有

嘯聚之禍殺其守遂遷台郡先生擇鏡語其舍人曰
吾面蓋有雀斑如鬢云春秋之後斑忽脫縮入皮膚
間今又若鬢其章殆不振遂自免君子曰先生之解
也柔其備免也信諸鬢豈相者之說故然耶先生初
筮仕就故宅稍闢園亭則盜者敗之已稍繕則島夷
又敗之先生曰嘻吾故嶽崎歷落人豈有憾焉或有
言永嘉貳先生者輒謝曰永嘉即貴能隱現吾斑痕
哉得年八十二考終子驥字子良孝事工部知工部
之不能諧世也修植桑果種橘千章與從父某大

發明軒岐之旨曰凡爲人子應爾然不廢科舉之議
後應詔園訂孝武兩朝實錄久之不得官請試遠郡
歷滇遠中都幕慨然南歸橘敷榮且落其實作傷寒
辨論數十篇語所親曰吾藉工部之庇游成均觀明
堂辟雍遂盡覽兩朝掌故一時休明紛紜之變涉南
詔登金馬碧鷄之山摘其明秀渡遼問 且七憐乃
顏泰寧一所往來南浮大河瞻伊闕放舟而還葉心
朱實纍纍抱弱子剖一味之甘論五臟關會之原辨
草木甘苦之性所得既多夫又何憾而故園殘破不

可居將小築黌舍旁後人其有觀乎先生清癯玉立
印堂黑子隆起時然後發言有義意書法顏平原鑿
說宗王叔和其人類王彥方陳太丘學者稱樂庵先
生

論曰晉氏其先受姓于國子孫多散處木源評諫聞
楚漢之際鄙始以晉顯歷東西京迄典身之代經興
灼之外何寥寥也灼有文章述而不作工部宜其古
裔歟參幕在隱現之間務滋宣平之德宜其後
後如綫者何也天將有待耶悲夫

秦鰲

秦鰲字子元孤貧力學未弱冠里黠者中之鵠親戚
憂之公挺挺上書邑子請免役竟學邑子試之文立
就英姿颯爽為析其中者而延致公為其弟子師嘗
讀葉文莊公西垣奏章慨然想慕其為大既補諸生
有令譽中嘉靖乙酉鄉試明年登第授行人司行人
勅使藩府再奉詔河南皆稱職擢拜兵科給事中公
受白簡喜曰西垣故如是耶言事諤諤然不專以擊
斷為用壬辰彗星見公上疏災由大臣御褒誠謹權

相惡之出為東陽丞東陽民生女不肯育公禁止之
民家生育如常陞樂清令遷九江通判德安同知所
至有德于民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會湖湘盜起擒殺
不可止公曰無庸盡清其原使民自不盜乎為薄稅
緩役期年而盜良已轉本省布政司參議提督太和
山與中使王佐論香案例不合投劾歸服闕補福建
貧民李八仔者訟其叔為富戶所殺有証驗審審者
行金抵八仔獄繫久不決公直之陞按察司副使入
覲還轉布政司參政道暘病脾免巡汀報遠按察

卒

嘗曰人臣致位通顯議論朝廷自謂擲之無上一遭
挫蹶負氣虛僑豈復問民事哉秦大夫之外補慈仁
為務弭盜必清其原即卓魯之政何以加諸然氣凌
中貴寃洗平民使黃金不得為政西垣風調猶廩廩
矣是豈負平生景行之義乎余讀周太僕誌載大夫
慕文莊事特詳見士故有志凡居官任職烈烈于世
者非苟然而已者也

顧夢川 子允華 允烈

顧夢川字禹祥性磊落讀書無間寒暑廣軸高函每
覽必盡首尾起伏皆手自注記無所遺失父侍御公
愛其該達推所藏書悉以相與每一櫝必數十人舉
之品叙甲乙畧倣唐宋內庫書目有乾允離震等號
外鐫顧孔昭甫藏書字羅列于堂公設胡床擁之而
坐綺疏玲瓏案席芬潔嘗取大白架兩楹間容至
沃之相與揚摧古今兼訂訛謬焚膏繼晷博學
未嘗少倦或謂公人可千日而不餓不可一日
醉于公何如公曰夫夫醉者非餓也人不可一日

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石之書
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公遽曰盛夏不飲則再後
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公酒容溫克談論以時廢飯
兄金紫之間泊無所起觸事興懷亦時有連暮之飯
一往而深故未嘗縱擊唾壺自鳴伏櫪云晚歲貢入
太學益復棲心玄理寄興澹漠客語之曰子傲絳帳
耶公笑答曰吾擁先侍御萬卷何止南面百城餽粥
之餘尚足了麩蘖事乃復戀三升美醞乎公于飲量
人莫能窺其給事者度可一石即公亦不能自名其

際也王京兆少育于公見公嘗讀漢書達旦侍者更
酷飲之講論不輟既歿門人私謚曰淳靖先生龔世
美嘗有謚議不具載子允孱字 允烈字孚承能

繼先志惟孝友于兄弟生平不異財食不異味服不
異彩子婦不異舅姑童僕欣欣不異主將行父喪必
高敞其門如父命割產償之不異議內外宗黨病瘵
死喪憂患朋友問遺不異禮讀書課義不異處以此
終其身

論曰長老言學問之于內典吾鄉自淳靖始也

先生不然瀛洛關閩之書口誦無遺矣豈時運使
侍御推擇子弟必首淳靖至不欲方伯冕而賀旦傷
其弟不遭時之念所藏書悉以相與夫有所試之耶
世廟時吾鄉榜頭絡繹多顧姓兩先生必雁行其間
終不一遇以老然其孝友之性豈容沒沒哉巴湖之
東有墳翼然曰巢鶴林者淳靖父子實從侍御藏于
此百世之下過者必式有以也夫

張廷臣

張廷臣字元忠五歲從父僉憲公寬令錢塘署災亟
取印潛抱而出僉憲竒之每會僚屬必呼與俱酬對
機警動中窾會有詐稱臺檄者公從旁立辨其非是
驗之果然僉憲喜曰兒任官矣時甫八歲十九補第
子負已入太學爲增城湛元明所知戊子內江張學
士潮亟賞其文擢上第然文高六上公車不售年四
十三卒公鴛肩廣顙修眉長準準上黑子隆起體庭
弱善病藥餌不去其口然幹局有餘遇事強敏精悍
摠理操切無所縱貸居恒不廢吟咏而家政嶄然至
于纖悉莫不畢舉僉憲致政歸飲酒賦詩而暇

亟有相人郁生者言公必不起公偵得之召郁生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蓋其精強自持類如此

論曰張氏世有詩文自新城公始至元忠益著元忠嘗作秋夜賦予得覽焉首叙云少作鴻踪涕靡零於故舊壯懷鷄肋夢弗任于長安其感憤激烈之氣亦勃勃毫楮間矣四十不第卒以病死夫誠詩之能窮人與王弇州稱吾鄉絕特之士困公車者三人曰吳秀甫歸熙甫張元忠然熙甫晚第卒阨于官而其子季思亦以孝廉死悲乎悲乎即造物者不妒才吾不信也

信也

顧履方 子謙亨 曾孫天宿

顧履方字仲立靜慎持重木質而理雖甚年少居然有長者之風十四補諸生往侍文康京邸門館寂然惟槐陰書聲相荅映戊子以太學生登順天府鄉試薦明年罷春官試抵家汛掃庭宇簡飭童僕親族兄弟外未嘗輕交一人會文康有疾無程馳赴風塵骨立比薨扶護南還毀瘠踰禮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勸令偕計吏勉再往旋亦報罷不二年卒

被服如寒素然見文康豁達喜施盡出恩賚賙族
子弟及貧無力者心竊喜惟恐不極間先意為文康
周急贍孤寡輒不欲自名其德曰文康之意云爾公
在邸嘗師事吳學士仁甫而華亭陸文裕以祭酒知
公為文字交尺一之問問一往復官其鄉者僅一交
刺亦多不交刺未識面者焉年五十有六子謙亨字
嘉甫年十六用文康三品滿考廕入太學授尚寶司
丞滿九載進本司卿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公性開
敏為文慕司馬子長一時大家樂與游處年六十二

卒曾孫天宿字元昭秀眉目骨見衣表二十薦萬曆
戊子鄉試服御如常無境外竿牘之問庚戌易名春
授汀州府連城縣教諭連城崇山複嶺公攀蹬而
宦味蕭然汀守沈公應奎一見器重之嘗語人吾于
連城非獨他鄉之遇故有氣類焉亡何服艱歸病卒
年五十一

論曰吾鄉俗凡孝廉多徒行飛蓋以布為之顧先生
舉於鄉不蓋也偶飛蓋過市中而里父老聚觀之喜
曰即亦蓋耶先生俛首趨過里誠家人藏物御衣

開敏有詞藻氣甚豪而不失爲長者故足貴耳連城之直素眼無黑白與予交歷三十年無親疎想予猶憶連城報捷時其季父崙巖翁誡之曰人生七十亦恒耳以子之年得雋其爲德而善不勝紀也其爲不德而不善不勝紀也傳曰樹德務滋顧氏世有令德而家庭之勸誨如是雖百世可矣汀守薦行君子也連城無事可見聊載前語証之

孫雲

孫雲字從龍嘉靖己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與

議園丘禮成賜金綺進本司員外郎改浙江司而有馮御史論死事馮御史者故留臺四鐵御史名恩初以論南臺大計例怒御史大夫汪鋹鋹必欲螫馮御史會星變求言御史又劾奏鋹爲腹心之彗又引范希文百官圖例條上賢不肖主名爲朝廷分別言之詞連永嘉安仁二相曰願陛下亟罷其召用者永棄其已罷者上怒趣緹騎逮御史廷訊不能決移秋官獄屬公公抗言曰御史得風聞言事上又以星事故詔諸臣皆得言之御史也而言盡其又何罪焉

御史嶽嶽毀譽過當法不得論死即論死與比附上言
大臣德政律不合當是時同曹卽爲公握掌掌透爪
公力諍不少挫會上怒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
淵歲俸而疑馮御史嶽嶽公爲廣東潮陽縣典史已
調廣西之懷遠居無幾量移增城令改判東昌尋守
巴州繼守邵武同知踰年遷南刑部卽中未行陞湖
廣按察司僉事上躬視顯陵輦道綿屬所至藩臬多
受譴責公綜理甚張累賜金綺遷福建布政司叅議
部有礦賊嘯聚千人焚劫爲亂公親率兵勦平之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幾引疾自免公偉幹虬髯聲如
巨鐘每披襟爲人談事皆服其有體無敢相撓而仁
心爲質要必以親親爲本始父桂蟾翁客死桂林公
爲諸生甫弱冠聞訃嘔血犯炎瘴冒痢疫徒步萬里
得父骨昭平堡函之以歸將渡江旋風颺起三老懼
而盪之公挺入江中浮行里許出函骨宛然號慟欲
絕曰天乎天乎吾曩者始奔父喪挾秉金墮水吾亦
從水攫得之而今日水又驚吾父耶公既謝政念
及之輒語人吾魂魄猶在江頭也

論曰惟孝與忠生人之性也雖甚偉人故有不能見
之行事者獨孫大夫之事其當年掀髯振纓汨流灑
血之狀猶令人髮指泣行下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
之門豈虛也哉大夫臬江右時手關孫許二公之祠
醜牲載俎必其成仁之日夫亦其生平之慕尚歟許
先生嘗爲大夫生志載吾鄉學田之義自大夫始吁
嗟大夫其于在三之節何負焉

張情 弟意

張情字約之故封繕部禎次子出爲封駕部祥後而
繕部有季子意字誠之少與兄同學父授之書公讀
不輟弟頗好弄不事事然一覽竟無餘均及限弟登
嘉靖己丑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朝廷方議建
九廟公奉璽書徵材荆楚遷卽中封父繕部如其官
大工告成得進兩階爲山東按察司副使與御史議
獄不合免官歸而公方登戊戌榜進士選授慶州府
推官處俗罷訟不可化公性長者理處獄獨辦慶
逋賦監司檄公往公召逋者提爰情示之曰若慶
也聚族居此甚適而逋租者成遠魂魄遊異

其圖之聞者感泣爭償賦如約監司咸異之而最後
舒御史頗用深文相高每聞公訊莫善也會尚書特
徵公且發而御史以金盤衛相告訐累歲不決事屬
公公用輕刑奠之意愈不懌故稽公行公後授刑部
福建司主事公念母老乞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
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中除母服再補車駕贈
父駕部如之車駕職上供船與管驛騎公庀材堅良
三老無害給芻以時騎長不苦驛騷部民大悅馬鞭
州指都人士咸能識之呼爲張佛子云甲寅冬陞九

江府知府公流覽民俗慨然歎曰九江民不勝逞矣
吾姑相保以拙于是簡訟而息之惟休養是務爲之
期年草沒訟庭無兩造者旦起吏胥押牘而退魚菽
嘗不給輿皂織履自力絕不知叫囂何事公亦條然
自得也客過九江輒持斗酒兩筭器食相慰勞客愈
服其真素時方徵三峒兵備倭所至郡縣多鍵關聞
問意實遠之然剽擾特甚公郊迎勞苦又飲其葡萄酒
悼恤死亡三峒兵亂流而渡寂無譁者即數數往來
乎九江民不知也既滿考陞福建按察司副使

病免歸乃小築玉山之陽蔣花賦詩與山東公屬白
首兄弟之遊歡然無間初山東公之與御史相持也
蓋有負券不能償而故詭艷妓爲妻以詐子錢家者
御史論詐者死山東公爭非是手批御史御史劾公
公亦自謂吾臬臣稱外臺例得與御史相譏察亦劾
御史當是時霍文敏在朝聞之曰副使故出吾門下
我知之曩者副使使荆楚時積羨金萬萬無所取乃
私詐者金耶山東公性稍戇不類閩公然事已則忘
之其爲人急行義嘗貸粟於人人有告急者不弛擔

與之閩公耻人言居官廉而山東公廉不能自存其
子勉具食與樂歡公公輒忘倦閩公有子三人長應
文字茂實次應武茂仁次應忠茂良夙慧嗜學能之
章里人稱爲三傑

論曰吾鄉故有蕭墅二張後爲安溪張氏稱閩東
憲副云閩憲清淨自正卧理九江豈所謂政由專成
民以親信者耶其後爲周叅政之興化顧司馬之饒
州大都猶是而九江幾無爲矣東臬手批直摺云
謝事人言速則易終固然至其安貧德業

白雲鄉斯何讓阿兄耻言官廉乎太倉公稱國憲德于官長者于鄉合而表之曰有德君子不虛耳其實與東臬之操兄弟也

吳中英

吳中英字純甫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所欲觀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聲名大噪開化方豪來爲縣方年少自謂有文學會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覽書大服引與游甚歡後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

先生名告之而先生雅自負豪爽不矜小節父卒遺貲甚厚乃按籍視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盤昔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飭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心下之游揚不置人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與者皆稚子何知焉然徃徃一二年即登第去以誅四方學者日進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談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雄起群衆

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于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
常有隱憂于其間 肅皇帝中興慨然有志三代之
治詔書數下修明廢典纒纒不一事而皆先生采母
之所嘗言世益服其識不可及云嘉靖辛卯始爲南
都舉人時先生且老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粥財自
給閉門不復往還令兒女環侍几旁誦詩而已戊戌
試禮部不第至淮疾作抵家二日卒得年五十一
論曰郭有道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
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豈吳先生之謂歟有道嘗著書

一卷論取士之本遭亂亡失以觀先生蓋誠有之婦
太僕方八歲嬉戲山中得枯骨作文瘞之其父怒撻
太僕先生請觀之曰班馬之才也遂與定交李中丞
贊見先生嗟咨良久徐覽其牘曰故是八座上人沈
玄朗丰標奕奕多奇節先生愛重之相其面可封侯
醉鄉是遵何術哉嘗與人決賭以竹簪爲質贖之百
金而色辭縣長之贈莫敢發言弟以事置對先生不
言也令閱其名察知之事立解抑何落落不可犯如
此嘉靖中吾鄉多人物讀書談義必稱太僕而先生

始基之矣

沈世麟

沈世麟字明甫號玄朗初名金馬少有俊才爲文率
意口占而成勃勃有風雲之氣與同邑吳純甫周于
岐齊名玄朗後稍放于酒不屑當世之務家藏書千
卷小涉則束之不復省指語人吾神遊其間矣嘗鑿
髻袒跣行吟于市遇所與游頓足狂叫把臂而語語
輒不可了或忽然疾走馳去里人目之狂生家貧以
書抵縣令假擔粟令亦笑與之郡司理某悅其高義

授之室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暮年謝去錡鑿堆
積庭間司李不怪也卒年四十二祔葬朱瀝原之祖
塋

論曰沈先生清狂自喜不屑禮法而禮法之士多從
之游吳純甫對客指數生平之交獨稱玄朗有高行
多竒節此于隱微幽獨之際信其人真可以遯世而
無悶有不能誦言于人者孔子之門小節必闕然不
廢虞仲夷逸彼其人必有以取之而世亦不可以無
斯人也沈氏墓故在馬鞍山西麓純甫偶過之語客

曰異時古栢甚竒嘗鬱鬱蒼蒼以比代有文人今忽
枯萎玄朗其不起矣亡何竟死世稱純甫善相人或
在四體或在神情或在文藝乃不知其草木榮悴之
皆相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周大禮

周大禮字子和為文精爽有竒氣十七補弟子負
十年為嘉靖壬辰中南宮選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獄不設詐善窮人情質成立辨論者知非一官之具
將轉銓曹坐註誤壽寧侯事謫鄧州同知已遷
府丞蓋當事者歷試之而公故不以蟻屈自

其官陞南京工部屯田郎中屯政畢舉辛丑出守
化會歲大饑公請臺省發廩賑貸略仿宋趙抃蘇軾
救荒法自舁竹輿齎粟隨地贍之無問窮鄉下邑民
賴全活者十餘萬當是時七閩不登米價騰踊所在
有司議令平糴公曰此絕其來耳民何賴焉乃下令
故高其價于是糴者輻至米價頓平是歲公入覲民
無所得粟署者議借軍餉軍乃大譁幾釀亂公還立
取庫錢易粟于軍軍趨令如鶩衆以爲神公曰故知
其質糧粟于債家爲日久矣公又興木蘭障水之役

以備旱潦凡繕陂二十餘里民得粟益多而又嚴督
里書稽覈田賦以清下戶之產廢稅存者前後治莆
七年惠政不可枚舉莆民歌頌之擢廣東按察副使
提督兵備海南生黎稽顙戎兵懾服更兩喪凡七年補
山東巡察登萊海道海濡民捕魚爲業亦時闌出償
物爲奸利吏取緡錢姑縱之公至悉弛捕禁而戒開
出物者罪如律民莫敢犯癸丑甲寅間倭寇東南道
由成山沙門島入公飭兵嚴勦多斬讎有縛數倭
者公面之不類其人自稱朝鮮貢士爲覲風

就船搜之鄉錄宛然公爲請於朝詔還其國御史何廷鈺議鑿膠河以便漕輓撫臣檄公往視公持不可上議曰謹按膠萊河堙塞日久故影僅如衣帶縱竭人力不能成流縱復成流勢不能遂達天津縱達天津必三四搬剝後致輦下其間交割何人折耗何出御史言非是議遂寢旋擢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有詔糴麥河南所司會議將檄郡縣追比積逋以及朝令公慨然曰河南民甚貧逋且久非旦夕可辦而朝令糴麥又必不容緩合請藩司提編銀備糴而後征逋

以還藩司于計便當道從之丙辰大計坐拾遺免官公所至鋤強爲務不問豪猾拾遺七揭乃出興化一給事手朝論譁之故事拾遺揭不署名部院議署名自公始也子之夔字燕生之豐字京生京生初與兄齊名而該贍過之隨所著義無不曲折會文切理籍籍菀林間爲一時眉目參政亦雅愛公謂功名且出已上天性孝友哭父兄過毀病噎而逝

論曰吾師周次公先生于書無所不窺顧好觀司馬通鑑必置一編几上自言其家學云希參跋冰時時

過國中室輒言守興化事有徐御史者心知公乃得
公謗書幾一篋猝遣吏詣府取紙贖簿牘公立吏庭
下封簿畀之勾校無一漏失御史大服昌言公于朝
公因言人故不可廢事一日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
當叅政守興化時又有郁生者善相人遇公于郡愕
曰此必本兵何途之從至此已聞公語又愕曰故是
臬長然必名臣諒爲本兵者不必如是嗟乎人故不
能勝相耶蒲州楊尚書嘗薦公堪邊陲督撫而新鄭
未嘗識公亦云爾此知相人者之不妄矣周氏環吳
橋而居直橋並小溪以東殆成聚落至叅政父子稱
吳橋周氏頻年過之十不得一馬而名稱如故以爲
茲橋待叅政父子而著也

王任用

王任用字汝欽爲文好淵深雋永之思修經術嘉靖
辛卯鄉薦累上春官不第學愈弘博積二十有三年
丁未舉禮部試第二人爲同榜士所推服榜後入
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卽服其長厚奉使還
節母項安人里第會島夷內訌公與相

方畧日夜往來睥睨間同心捍禦間歸懸母無聞金
鉦聲色恐輒依依爲孺子戀內自計即城陷何以存
老母乃攀陟危磴得深穴於馬鞍山之西麓甚隱峻
而中夷公扶母往識之而納棗栗數斛其中爲母備
寇退乃已時有間侯于御史者公念侯以身捍大難
幸已濟而間之非天道入白御史猥且怒意不自得
而歸其明日御史置酒召公未終席病發扶携逆旅
間遂卒家人敦匠事見有任用字宛然木理間知爲
數之已定也年五十有四子亮臣萬曆壬午舉人方

孫永祚已未進士

論曰儀部在公車以僮僕痛頓所歷郵遞中煬者灶
者皆能識公公意不少挫丁未之役中夜起徬徨覆
視所奏牘曰當無此理既雋趣馬歸第再取視之自
詫雲霞五色矣蓋遲暮之相迫而眩亂生焉夫其隱
衷自矢不忘祿養耶當年禦寇志在寧親山巖妻妾
之思無復之矣世稱儀部公正發憤卒殞其身乃不
知其直死孝耳迨乎褒節旌門有孫定鼎能述其事
而後儀部可長瞑也江陵每見官詹稱汝欽之子低

迴久之故匪獨通家之誼焉已

王三接

王三接字汝康初與兄三錫齊名兄既成進士守光州未三十謝政而公始以江南舍選第一人領鄉薦明年中禮部試選授長垣令長垣三輔巖邑公治之最為聲而隣有御史大夫某以譖不悅公將斥之太宰許文簡讚不聽調浙之景寧景寧山故多曠中貴緹帥奉上命履行其間必欲開曠公率父老持之不可既開無所得中使慚忿發怒于公公幾殆然名稱

益著而御史故在臺太宰稍遷公為南京禮部主事歷負外郎中未幾出守柳州會張襄惠岳摠大兵平馬平寇行相地得千蔓村為要害議創堡壘調狼兵雜他獠守之以控禦遠邇公抗議曰巨憝頃已伏誅其脅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舍妻子皆在今奪以為戍卒則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能戍戍人也是不潰歸即四出行剽耳守嘗使人微視獠獠其父老携稚弱踵至叩顙願得長奉使君守下歲供縣官賦役守請毋以狼兵雜他獠戍

之獐必不倍德張曰善罷不復別置戍柳故環江而
城阻水爲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寇警則豕
突而前不及乘鄣公請闢北郭城之因工于餉因力
于兵城堅若礪而民不知役柳人至今賴焉當是時
臺薦屢上公自念不當得調而修却者未已調公守
澠江澠江土風清淑民饒樂無事君以澠柳者治之
效乃大著遷河東都轉運鹽使公爲鹽官謹奉職不
能事權要人遂免詔加太中大夫得年八十二公爲
人忠信詳整無輕諾既諾不宿與人恭而有禮老彌

敦居鄉三十餘年過里中必肅橫犀衣青錦繡衣顏
雪色步屐屹然觀者嘆有林下之風焉

論曰弇州先生言其家轉運于古文詞少好婦太僕
熙甫長好俞徵君仲蔚晚而好予而轉運居恒亦嘗
語其子弟往在南曹所與游者許仲貽薛仲常兩人
而已古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大率如此轉運懸車時太僕既歿所交游惟
仲蔚晚得從子安鼎而悅之門館寂然斯亦其生平
之趨操也哉

李憲卿

李憲卿字廉甫美姿容雅自修飭好交當世知名士諸名士傾心下之嘉靖甲午鄉薦戊戌第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均派額田號稱簡易爲巡撫御史所重薦最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都城聲言將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故結漕道商賈輻輳人情頗懼公處之晏然或謂公計量移便公曰詎至于此勒民兵數十萬屯境上進可以戰一竟不至久之陞湖廣布

政司右參政督建景府遂修承天祿恩殿有功詔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摠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公至相度巴庸隸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于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瑋于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乃上疏曰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鑑合

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外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
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
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
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吳
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
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
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
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
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

慶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
高狎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
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巨材所生必于深
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
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
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
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
前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
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

建亦必有別處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取
庶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
其次者其後山木益出自江淮抵京師簿棧相接兩
建殿顧未有期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取用畧盡公又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之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意
甚哀天子從之于是節比漕數凡得木一萬一千二
百一十章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
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
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如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

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
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于赤水猴峒思南潮
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是歲冬徵還內
臺明年考察天下官既畢感疾乞歸馳至東平安山
驛而薨得歲五十有七子延節字延之美秀而文喜
讀書時從一奚奴咨訪氣類講論不輟性好花木所
居廳事前時有點綴都無貴游之色中歲苦徭以廢
補南京後府都事累官太僕丞卒邸第篋中僅餘香
履京朝官嘆其清貴云曾孫與善今工部負外

論曰予自幼侍太僕公公每述其家御史大夫言綜覈古今有學有行吾敬雷尚書禮兼資文武有猷有爲吾敬楊本兵博宇宙在手待時而動吾敬張編脩居正此三敬者足明大夫之祈嚮矣 肅皇帝朝開採江陵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珍臺間館歲有興造是時荆蜀材盡得木最難而將作大匠較量永樂園長意如有待天子未興廟役復議西工此時大夫之焦勞何如哉親督三省臣僚使萬山之木蔽江而下罷採之疏不憚諄復如大夫可謂敬事之臣

納約自牖者歟斯何負曩者所敬之如彼也而世之論者謂採辦非當務之急此從旁論砭疽耳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又况事英主奉特旨然後從事者哉歸先生作御史大夫李公狀予頗採其說傳之大夫官江右時蓋有均田之法云嘉靖某年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某照得江西田土不甚相懸秋夏兩稅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幅負百里多湖山稅額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稅六萬南安縣四稅二萬三郡二千縣之糧不及昌建二縣請照均支天子不其議乎

撫臣檄糧儲道折衷均派大夫之力多焉而惜乎其
詳不可得聞也吾蘇州郡田不及淮安之半而吳賦
十倍淮陰松江華上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
皆百二十萬蓋國家以次削平僞僭田賦徃徃因其
舊額故不均如此歸先生曰吳郡異時嘗均田多止
于一郡又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
善而惜不及行也由是觀之李大夫之法可知也已

周美

周美字濟叔精研易理析義純細學者傳誦其文爭

師事之中嘉靖丁酉鄉薦明年罷試仍受徒自給祭
如冬將上春官猶刻日立程盡臘乃止甲辰登進士
第授進賢縣知縣公寇進賢寇過里中子弟猶雜問
所課不少借既抵任清強有守治最江右入覲謁政
府公獨不贊然治行高無他吏議遷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講讀律例覈平反一切傳爰之書悉與法比陞
湖廣下江防兵備僉事駐劄蘄州蘄地寬衍當洞庭
彭蠡之交稱盜藪白晝熖而馳突剽剽民財捷于箭
激公至立團操之法作戰艘令材官遊巡江漢所獲

盜獄成即殪之或折其脛盜相戒無捍周使君江漢
晏然自公之暇進諸子弟講周易大衍之義旁及連
山歸藏與作文擒刺張翕頓挫之法斬人知學多譽
髦選陞四川參議副使公佩金緋受成事而南人有
爲蜚語達京師者誣公受賕枉法嚴文靖訥時掌銓
部聞之訝曰豈有是哉已持之至手顫曰勢重不可
返矣覆公致其仕公既信其清操堅忍十年徒滋讒
口忽忽自顧其影頓纓狂視如怨如怒竟以疾終
論曰易經義之推崑山自周憲副始規步尺視一稟

于法截如也歸太僕之學興而憲副稍詘其縱橫矣
然純細一路恐不可沒憲副持身持官內外斬斬如
其教將上春官刻日立程既貴顯不忘所課義也競
凜四知以賊誣敗雖欲不發憤豈人情乎憲副歿未
數年其子淪落抵蘄不自活賴僉事戢汝止保持之
爲婚于蘄家焉稱蘄諸生清白吏之于子孫計是耶
非耶故難爲求贏者道矣

季龍伯

季龍伯字子升敏悟絕人有善公一目成誦者公曰

無之吾于書讀不過二遍庶幾不忘耳嘗與婦熙甫
方思魯過王文恪公故宅周覽屋壁有都南濠當年
壽章可二千許言約不過二遍還家錄之公訛二字
方伯許太僕多訛脫輒以意竄入其文愈善公自訟
曰吾政自苦其二遍不如熙甫忘學者傳說公言至
今公喜豪飲而家居楊巷村少客有相造者多彌連
竟日夜亦時乘醉讀書達旦不止每御史行縣屆期
輒令二子讀偃卧聽之不五日又輒從同志酣飲為
樂或馳馬擊毬山中試又輒高等公多急德人莫聞

知既死而人頌之至今楊巷村傳說公遺事甚詳不
具載公死時年六十葬楊巷村家貧就宅為墓
論曰當五山先生時吾鄉蓋有雅社云吳純甫主盟
玄朗子賓太僕思魯吉甫皆在其中群賢畢至少長
咸集蒼黃默識必推先生而先生與玄朗飲可一石
稱社中劉阮竟落拓終其身悲夫季氏其先汗人圖
初從崑山父德諧名一鳳營什一四方能揮金市義
老壽考終

歸有光

卷八

婦有光字熙甫七歲能屬文出見枯骨瘞而銘之父
正以标其友吳秀甫秀甫曰故是司馬子長班孟堅
一流人遂與定交十四補諸生屹然有述作之志嘗
謂聖人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故孔子曰文不在茲
乎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太史公作史記序述孔子世
家諒非知道者不能至其是非雅亦不謬聖人又嘗
謂洪範亂于洛書易亂于河圖亂于河圖者執關朗
九宮卦氣之說亂于洛書者信漢儒緯候養生之書
于是作洪範傳易圖論三篇明聖人以天道治人無

與乎數圖與書政不必相表裏學者信其言爭師尊
之會天子覃恩選公入太學當詣京師乃渡河涉汶
達于洛汭觀大禹之跡攷禹貢循江之潁南入成均
考明堂辟雍與諸生雜論禮樂作冠禮宗法二書嘉
靖庚子張文隱薦公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還歸
王氏故宅講學安溪弟子日進荒江寂寞時多泥龍
遂攷三江故跡謂太湖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
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淞江細弱潮泥填淤漸就涸
塞誠併力浚治使太湖之水東下餘水可區區而治

作吳中水利書將以濬東南財賦之源永利無害也
丑始第春官補長興令亡何通判順德順德故邢地
而司馬官隸太僕乃攷牧圉之法申明魯頌無邪之
義作馬政議議曰國家苑馬之設依倣漢唐然又
兩京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
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
民間牧養又日以耗此何故歟蓋馬繫于官民必以
爲非民之所有官委于民官又必以爲非官之所專
馬惡得而不弊乎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

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
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
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
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
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
亦何憂于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徒以法之弊而
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良法哉夫令民養馬國家之
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
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也而又何

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負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駉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駉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

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請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

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墮地而坳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保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議成書傳長安執政者嗟賞父之陞公南京太僕寺寺丞仍給筆札作馬政志尋詔纂脩世宗皇帝實錄未就其明年于公爲獲麟之歲云公沈酣六籍牢落公車前後不下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帙每著一書吳秀甫沈玄朗張子賓之徒率傳之謂有金石氣公徃來汶濟間甚久相度河源擬作

渠書未就而卒知公者至今惜之

論曰歸先生立言之士也其學無所不際而要本歸
于孔子之言當世廟時海內士大夫爭爲宏肆之
文以相高而先生原本六經崇儒術竟以此名天下
雖黃頭弁服呼爲才子然一行作吏偃蹇十年竟于
卽官以老母其爲道家忌耶將夫子之道大天下莫
能容也先生喜著書門人王執禮嘗諷就博士先生
曰嘻故有儒者不能爲吏哉既抵吳興久之乃喟然
曰今世以文學飾治爲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爲不
奉國典將聖人之書致之無用矣傳曰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其先生之謂夫

張憲臣

張憲臣字欽伯性寬大多爲德于所不知非義相履
屹如也嘉靖癸卯鄉薦又十五年始登進士高第除
江西南昌令南昌故巖邑壤接分宜人以公長者雖
之曰不乃拜跪稿耶公至積案如山勢不可問而黠
吏故取他繁牘雜進之以試公公乙其急者而擲
者地曰此何用溷乃公吏聞吐舌公在縣親賢而

衆無境外尺一之間若不知爲分宜地也段御史某
行縣問庫羨幾何將有所遺公白縣無他羨御史色
怒之竟亦不能相撓分宜敗召拜工科給事中即上
疏四事而于東南財賦尤加意云會有詔修備公謂
即武庫甲仗將士司命柰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
事御史得覈之又謂兩畿試不宜謫司訓老生能失
士咸報可乙丑自吏科右給事中遷刑科左持節封
唐山充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丙寅晉戶
部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丁卯

出爲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嚴三郡平曠寇能折義
烏人之驕橫咸樂爲用庚午遷雲南按察司按察使
甫入境黔國公責三司苛禮請用故事公笑曰夫豈
昔日黔公耶黔望金馬門如天上而安得用故事輕
天子從臣乎退語其僚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
其妻安攝政移文請夫蜀酋某公曰殆非然焉母亦
姦人詐爲牒將搆難于安耶夫酋妻攝而私其土之
人固恒不虞失土哉詐者果敗亡何都御史其修卻
于公論免公方頤胡顛偉瞻視雖都貴顯恂恂修

子檢押之行揚人善而曲護其所不及論者謂有捨
樹數馬之風焉得年六十二

論曰任生汝楫言其父某以門下士從公浙江官舍
居恒無敲扑聲忽笞人十者三而公怒未已父舉問
公公曰法負官租五十成及嗣小縮則否吾甚欲其
人稍縮之母爲子孫累而恨其不解也公有女嫁朱
氏者常問公亦有所不愜否公謝曰有之常夏月與
醉者卧觸不可忍突帷而出忘閉焉則饑蚊飽之矣
故予常自念所不愜者此也君子曰仁哉漢東陽侯
張相如稱長者豈有是焉弇州擬公王敦厚其官按
察同祿壽不配德又同則近之矣

陳敬純

陳敬純字吉甫德清教諭斌孫體魁碩負膽氣敢言
事好爲淹博燕喜之詞名聞四方學者歛容請益公
益喜自負援證古今千言俱下令人應接不給與同
邑王京兆互魁里試嘗謁提學胡御史公問京兆君
何所白京兆曰藍衣人何得白事公曰何有馮翔甫
不泮游且長吾等效諸人謹關其口默默構議

入爲御史抗言之御史不答而意許公明年馮青蓮
吳縣袁宗伯未第時舍僧舍展公牘讀甚酣公入宗
伯不知也公曰誠好之耶嘗爲君更作此某舊稿不
煩爾宗伯拱謝輒以所課牘下公公覽之嘆曰成佛
當在其前如其者固非時所急耳宗伯既謝政猶爲
人言之而誦公牘下錯一字公浮沉黌校摧抑頓挫
幾三十年氣不少屈穆廟元初貢爲太學生則又雄
長其太學生裘馬甚都見故遊爲大官遇諸道時有
不平之氣白眼言事喇喇初抵長安江陵相拱曰樓
適成客請公賦之署客名以進江陵訝曰故有五經
庫其人耶客以公名對江陵諷選人欲以翰林孔目
相處而公謁選人衣紗衣偃蹇堂下遂授儀封縣生
簿公怡然就簿儀封監司目送之曰此江南名士衣
紗衣見選人者諸監司備賓主禮爭延致公而公嘗
用詆語傲睨諸監司諸監司弗能堪將辱之會儀封
令與公同里得免又退語令乃不知監司貴倨如此
即君他日爲監司倨見長者非吾里人令大笑久之
免婦先是公有屋一區在涇浦上負隍並浦蕭然有

林野之翹鑿池種樹娛親其間所謂南陔草堂者也
至是稍益亭榭雜樹花木與親賓觴咏其中無異壯
盛時公既免歸而江陵始知公簿儀封不得志亟語
客吾故不能陶鑄人

論曰陳先生在儀封與先君子往還牘甚多大都自
述其應對詆譁之語且曰凡吾爲此甚苦耳諸監司
嘗相與各叙援先生狀誤言衆口鑠金先生笑曰此
非喻當是聚蚊成雷也其所述多如此先生在須浦
故當市門南出走松江之道頗囂雜故獨自愛吾廬

曰晏平仲之宅近市所須皆辦予以童孺侍先生猶
憶草堂後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又折而西二百
弓爲先生壽藏也先生歿既久嘗與徐伯衡載酒肅
澆墓下桃花爛然有薜娘者從爲作迴風舞醉先生
歔歔掩涕而伯衡歿亦久矣

周後叔 始祖壽誼

周後叔字胤昌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工部都水
事視權荊州政務簡戢商人便之既還朝時後叔
司諸賢飲刻燭相娛樂後聲蔚然遷屯田員外郎

世蕃道怒愈甚曰故不識此郎何爲者敢馳吾道來哭吾讐屬吏部傅會之謫武崗州同知武瀾故有岷王頗驕橫下視守貳守莫能抗公至頗從吏御史繩之王不自憚而禮遇公遷金華府同知郡劇盜某以其黨負嵎而出沒爲患害吏莫可雜何公令市魁伴闖入之若與通而陰勾其虛實往來伏弩射殺之殆盡一境悉平而是時天子詔訪異人四方御史銜命且至公逆之境揖謝曰郡僻小孝第力田間有之實無異人可塞上命御史慚爲辭去滿三載考進同知爲知府吏民歡呼相屬謂長有我君也而公以病羸意稍怠又與御史爭試事遂劾去公歸營東林蕭寺左養病賦誦年五十二終

論曰周之先有壽誼者洪武六年癸丑得年一百一十有六距其生爲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然竟無恙壽誼而後得年八九十者又復三四人皆無祿金華公起家二千石祿矣卒無年消息故有數歎公受易

歸太僕先生太僕之學不與濟南相通而公從弇州諸賢飲甚歡同聲相應然公故不引諸賢自重也曰足吾才分之所當得則止耳以故其詩簡遠精至自名一家吳老人者名豫嘗以裝潢給事金華金華愛其竹類太常數進與飲令侍者度曲公擊爪和之其音若絲小不諧輒曰若不虞周卽顧耶然時已病止酒酌而玩之意亦欣然老人又言公細瘦不勝衣議論獨無所推讓卽甚病不釋卷嘗語老人國朝爰書足可不朽公家蓋嘗法嘉靖間大獄招擬幾二十卷

孟紹魯

孟紹魯字少魯由諸生升入太學修文輯藻思自奮于功名久之不售選光祿寺署丞諸丞光祿者醉醲飽鮮被一京銜以去而公意實爲之惟慎惟勤雅爲堂卿所推重 世廟賓天荐襄永陵重事進署正隆慶初陪祀茂陵賜白金文綺亡何以疾免築怡老園歲詩飲酒其中聞義必徙見難必賙卒年五十有五論曰光祿公嘗行營高敞地蔽父母而餘其旁可置

數百塚以賙閭里之貧無塋者予視其塚旁壘壘如螺髻蓋迄于今里人賴之予舟自小虞口入江折而東曰張浦光祿公所居處也時旱舟格格不得行舟者曰孟公如在豈有是乎予問故乃指示浦口蓋有孟公浚河記云其言曰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埽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于渚浦若爲塘爲淩爲涇爲泆凡若干所嘉靖某年孟公出粟浚之凡浚河三十有四廣長凡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二十有三萬九千斛是歲大旱全吳半鄉獨豐熟其後疏通者幾百年公以賢爲儒林郎里長者莫易之恩周三族施于朋友必曰孟公予不載載其爲德于鄉者焉

張鴻 沈孝

張鴻字子賓方簡無文飾資性絕異即古經傳

可了者應口講誦無疑而家特貧不能具修脯赴四方與母兄居新洋江口讀書無晝夜瘦骨稜稜母勸之曰吾觀人家讀書如捕風影而子貧又若是盍休諸公泣曰亡父命之兒何敢忘于是與兄並耕廬上貫酒養其老母促語歡然嘗挑燈夜讀同舍生倦睡去公以燈檠投之油污滿几哆口譏切如其師公即耕隴上乎然詔達多長者游每歲動動荷笠肩擔與田者雜行城市間或過其友吳秀甫婦熙甫家輒弛擔入縱談天下事往復搭擊無不酣暢遇非所堪目直上視氣勃勃如怒仍擔而去既列衿佩久不能贅而廣文先生責贄甚急便欲捨去亡何病死其門人曰沈孝字欵甫好讀其師歸太僕子賓先生文剩稿單義無不纂錄嘗稱太僕之作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賓如長虹亘天光芒不可逼視慎篋藏之終化為龍飛去公貌瘦氣高無脩顏談論輒張莫能撓其辯嘗讀易乾坤之旨未解是義登埤疑望俯察仰觀渾渾不知身何處所忽自嘆聖人象形果有此事學者竟亦不敢請其說有言公于觀察且云太僕文

藏公家公怒言者罵曰吾恐世人不能好揚子雲謹其鍵必不出而世人誰不浮慕之者及我在也猶能衡之脫死而吾妻子無類矣汝何惡于我乃盡殺我妻子言者大笑心服其真好子雲也大梁王侯聞而造之見壁上一名姓累數百書而字形怒突不可解徐問公公曰佃戶也歲不輸租即一二輸而粒無圓潔者荼毒二十年侯立召田者責之輸且誠輸圓潔免汝析田者退曰吾固不知其荼若是吾徒見每歲輸租多着藍衣幘頭恨謝而入然公自是不復書佃

戶名壁上矣公為諸生不得志門人周詩顧懋宏顧允元之屬勸公應詔冠帶為進青袍革帶公曰嘻官人不緋耶笑而受之不復御公有赤脚婢小奚奴各一八與公雜語甚肖公既歿而人呼奚奴為蔡家虎賁云

論曰太僕集有張自新傳即鴻是已太僕言吳秀甫好獎後進心實好之不過一二人而自新為最大僕又言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傳以為自新不亡也吁嗟乎此可以知自新矣予故集錄之

語系以所傳聞爲張先生傳顧莒州靖父之傳沈先生九爲詳盡予多不載載予所見聞者太僕家安亭江去沈先生居數十里有疑必相質或乘夜徒步詣之太僕夜寢聞叩門聲特異語家人此必沈卽亟延之召皇數語大愜彈指叩心再拜而出吁嗟乎世路浮飢行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易哉莒州嘗于傳端鐫先生像幞頭藍衣張顛欲語以爲從先生好也

陳時 子延經

陳時字子行十歲能屬文語多艷發十六補郡學弟

子二十受廩餼嘉靖癸卯再就御史楊宜試拔異等華學士察以山斗夙望典試南畿寘公牘應天府第二人學士意猶未愜曰留對大廷放此人出一頭地甲辰上春官罷禮部試學士怏怏公益下帷發憤摘鉛次藥務爲沉博絕麗之文嘗因所親呈草學士學士愕曰將母病耶揚子雲作太玄何必令一世人不好而是時傳夏器在邸中跡公久不至私語人曰陳先生病免吾姑高枕作天下士矣未久公卒年三十有九子延經號雲麓幼讀父書傳卽悲咽未勝每從

難歸就毋寢晨光達于壁倉皇納履去既爲諸生下
筆滾滾不自休宏博婉麗有父風然不利有司試丙
子已冠同考房又不果選人或尤之公曰藝言命試
言文皆不達理道非持身之法屹不爲動生平不妄
交人已要必信樂爲知己用而惡無禮如遇箭激嘗
主葛運使綸而盡運使托孤以之終運使之喪公無
不盡也葛氏子函金以進則公嚙嚙謝之矣曰若以
某爲秉金來哉公主于葛遂久嘗植木奴千章于庭
圃後落其木而公沾沾喜語葛曰語有之爲者常成
行者常至學問之也如此橘矣公既滿甲善飯健步
履面可四十許人初無爲于室則課孫用勛讀屬續
前猶刻日而乙之若將遠行者坐而脫猶尸解也得
年六十五子其柱癸丑進士以慈谿令滿考封公如
其官

論曰先貢士嘗言癸卯之役楊御史測先生牘當第
一已難之曰故不如錫山尤瑛後彌贍也其測瞿文
懿天下才非解省之物如燭照然青衿生和墨伸
吐所自得而衡者之甲乙由御史受者之榮悴由

士是遵何術哉雲麓公用先生之道督繩削墨簡練
爲揣摩何不至焉曾不得一當主文試豈今昔果不
相及耶語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如學士御史
豈易哉豈易哉

顧夢羽 子允元允諧 從子允杰

顧夢羽字舜祥自太學奔父喪隨兄躡踊不問所遺
已又取所遺讓其兄熊而獨身贅婦家婦翁金夏字
子大時爲中兵馬副指揮使力能抗御史獨心重公
委家政焉公爲金翁力家政甚辦益饒公又無所取

于金翁父之授四川鹽課副提舉將渡江江流暴漲
三老大恐公嘯咏坦然人問之曰此心甚夷江何能
險我既至僦民居而舍公意不無怏怏蜀留守都司
黃公快士也心知公俾署司篆公署篆惟謹惟水蘖
自砥礪于時全蜀之民翕然望丰采矣成都缺倅則
攝倅華陽崇寧缺令則又攝令而諸所部士民歌詠
公如留守都司軍民歌詠公也考皆上上遷貳蘄州
守在蘄五載攝篆半之至今蘄人德公祀公循吏之
宇而刻石紀功德歲時歌頌之不衰公性長者能

苦而寬其力以調人從子烈貧死方暑而公年六十
餘會有疾身自含殮徹曉乃去親故難之其老友王
南隱曰凡公所爲皆如此其施于族黨者即此月二
三矣公有子皆貴杜門端坐亦時有剝啄聲或謂之
曰即公挾重而居間有司不可爲娛老計耶公笑曰
何能爲婆白首而失節即其不自愛獨不愛兒子輩
乎得歲七十有八考終子允元字懋善敏視方頤居
心坦惠不欲以惡語加人隆慶丁卯中鄉試詞藻品
格爲一時譽髦之冠然偃蹇公車七上春官登萬曆

丙戌進士第授甌寧縣知縣閩俗生女都不肯育即
育輒賣之操作貴勢家至老不得嫁公至爲諭貴勢
人必令嫁老婢而嚴罰其不育女者期年而嫁育者
以萬萬計曾有疫甚厲公誠獄卒洗滌械杖潔掃園
土而又多設方略療之兼擇醫之良者行藥于市四
境全活無算公爲政務循理初用杖不過十後漸益
之至爲十者三而民稍稍有耻且泣曰使君豈固以
杖楚我自速戾耳大中寺僧苦徭不能堪公念僧
役而使狼倉吏督之何不至焉爲設方略免其

徭用蘇戍子分校秋試得士爲盛先是公才名籍江
左丙戌之役主司以謄寫模糊擬議未定時漢陽蕭
良有在事見公諱喜曰顧懋善今日第耶歸熙甫後
易有人矣議始定御史連三標上公治行當七閩第
一會上計遂持母服又一年暴卒次允諧字懋尹萬
曆壬午舉人終德安令從子允杰字懋俊父曰夢穀
早卒公挺挺自立名埒諸公間雅爲司理龍宗武縣
令程達所器重壬午薦鄉試已授興化縣教諭遷知
偃師偃師故有柳梢河夫二役民莫能支公爲徵其

償而雇役應之民以不困又偃當秦蜀孔道疲卒旁
午易爲盜有以尺縷半菽議斬者公心傷之夜治書
輒不成寢多所縱舍盜聞亦稍稍自戢有簿案一牘
罰粟十鐘公憊然曰盜以半菽論死而民以十鐘抵
罪要與盜同死法耳其仁心爲質類如此公細瘦通
眉恂恂若不勝衣而持論侃然不避權貴會分守不
善公別駕又從吏之遂免官囊篋蕭然僦屋自老
論曰蘄州之爲長者何疑焉然能載其才而用之
縱無急至甌寧而民以爲慈母以爲神君所從來

德安之政不能詳甌寧故有奴人老且腴矣外損家
政甌寧答之五而竟夕徬徨一室間曰夫不有縊道
歟夫老且腴矣質明使人偵之則呼偵者醉之酒甌
寧聞笑曰小人哉乃自忘其縊道而酒人然則甌寧
以其才後勁而行長者念也偃師自幼嘗見推擇於
蘄州卒行其志福邸之役力抗黃頭偃免採辦斯豈
負家範哉元子天叙元城令孫錫疇己未進士

王執禮

王執禮字子敬十歲喪父外祖馬湖公過之指所居

問曰母子苦貧亦賣否公聞而有愴然之色翁顧語
其母曰非屋下人十七補博士弟子即弗與諸弟子
群據案伸紙和墨聲擦擦几席盡穿嘗奏牘婦太僕
太僕輒曰吾十年理學當以相與會胡御史行縣得
公卷語所司曰吾寧惟放一頭地欲三舍避此子矣
自是理學名大噪而公退然不色喜已酉薦於鄉
偕上春官不第益下帷却掃并日而進嘗請於
古浩浩他日一登仕籍寧有畧刻可自恣也
且病母老矣如是者五始登乙丑榜進士

部大司馬楊公博濟世才也令部進士各就其類條
上兵政所宜公上備倭議因以副本寄示太僕司馬
得公牘喜曰東南有人而太僕亦寓東于公昔鏗將軍
不識魏長史欲類此語矣是歲授建寧推官榛檄魁
毋遂抵建寧未閱月而開府汪公徵賢否册于司李
公舉所知缺所不知者以進汪公甚喜公之有真心
也而直指胡某縱橫問所知甚急公徐曰人才不甚
相遠明府策勵而器使之皆可以爲才即明府指數
某某盡耳而目之耶直指意初不然久乃稱公縝密

臬司與鹽司較秤具輕重就府索之公公念此天下
之平也何有鹽司獨重哉是必有說亟問之藩司自
爲戶曹者藩曰有之鹽具獨重故祖宗征商抑末之
意也公馳白臬使兩司疑立解一時推公持重云公
即持重乎乃直指意終不然公量轉南刑部主事尋
遷北曹既三年贈封父母如其官即上疏乞終養
曆壬午服闋轉儀曹尋陞尚寶司司丞丙戌轉光祿
寺少卿戊子轉大理寺寺丞己丑以五品考績遷
陞應天府府丞公在告十年官陪京三年未嘗一日

釋卷每有雙校按甲證乙筆墨紛然雖復亂抽卷軸
觸手而是未嘗浪擲光陰苟安疑義而十年養母
學尤精即編戶下走請之必得客至命奕或強子
戲爲之勝亦欣然其于世味泊如也得歲七十
虞里東賓之原

論曰予嘗謁京兆于清夢軒中即隆冬盛夏必手一
編乙其處而後進予與語否則聞落子聲續續耳京
兆子好古亦長者于世多不可自言其小時從京兆
觀奕目不能及案爲設兀立而籌之時先京兆京兆

輒喜好古言羸瘦甚京兆活之後亦知醫如京兆京兆
更大喜也好古作京兆狀纒纒萬言不具載載前輩
之流風非復後世所有者亦可以知其父子之遊矣

俞允文

俞允文字仲蔚隆慶間永嘉王叔杲觀察吳中呼仲
蔚徵君人稱俞徵君云徵君早慧而父評事璋之妻
徵君也徵君甫十三毀瘠踰禮所遺產不當中上徵
君奉大母陸母王侍兄撫第一如成人十七補博士
弟子著俊器重之而徵君獨好爲古文辭後讀

以前書久之兩母繼歿上書學使者胡植謝去其
生使者許之而意甚憐其才俊徵君於是發書晝夜
讀日不能三食則縮其一已又縮其二徵君怡然自
喻適志也而所賦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
矣歌行騷賦無不古人徵君或善楷而書之篆隸雜
然直入褚河南米襄陽之室然不自矜秘來者勿拒
云徵君豐顙巨準秀目眉劍脊飄鬚若神中歲病頸
風初冬御毡褐披紅罽衣或加貂馬而讀書不輟甚
于諸生時徐子與張肖甫之徒後先使江南無不願

下稱徵君而王元美常語人吾家世吳中乃以新安
汪伯玉故識仲蔚幾非人哉徵君子伯安瞽廢後遂
絕

論曰汪伯玉云仲蔚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其說信
然元美爲俞仲蔚誌以文徵者月至焉以詩徵者日
至焉以字徵者刻至焉而晚歲忘其年交張仲立
君淑夏士琰輩多設枯魚麥飯相對竟日其風不可
及也先哲吳秀甫嘗以徵君詩示都進士元美
云黃鸝飛過江亭暮欲語不語顏色蒼蒼

亂蛙風急漁舡暗燈火進士曰崑山蓋有三絕去休
蔚詩熙甫文張子賓舉子業幾無所用吾手矣

梁辰魚

梁辰魚字伯龍長八尺有奇踈眉目虬髯曾祖統父
介世以文行顯而公好任俠喜音樂多飛揚跋扈之
氣不肯俯首就諸生試作歸隱賦以申其意御史弗
聽勉游成均竟亦弗就乃行營華屋招來四方奇傑
之彥嘉靖間七子都與之而王元美與戚大將軍繼
光嘗造其廬樓舡奔樹公亦時披鶴氅嘯詠其間或

鵲宛揚裘持美女挾彈飛絲騎行山石曲折上下不
知者以爲神仙去公性善酒飲可一石大梁王侯請
與飲賄左右列巨觥各數十引滿轟飲之度幾八斗
而醉公盡一石弗動時有梨園數輩更互奏襍調公
澗而和之其音若絲無不盡態侯大笑樂謂伯龍之
技如香象搏兔具見全力如此所製唐令宋餘元劇
乃至國朝之聲多飛入內家藩邸戚畹貴遊間千里
之外玉帛狗馬名香琛玩多集其庭而擊劍扛鼎
鳴狗盜之徒乃至騷人墨客羽衣草衲世出世間之

士爭願以公爲歸公巨口亮節據床東嚮坐自奏其
製如鳴金石與巧喚倩輔相荅響不差毫髮或鷄鳴
月墜烟粉消落其神愈王華亭莫士龍知公好戲爲
具綵鳳風箏公令健奴數十輩就大野駕之風道日
薰歌聲相屬有百鳥盤旋其旁公亦大笑樂甚謂聲
音之道固與天通昔重瞳子奏箏削韶而鳳凰儀豈虛
乎哉嘗除夕遇大雪既寢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諸年
少載酒放歌繞城一匝而後就睡曰天爲我輩兩玉
可令俗下人蹴踏之耶時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惡語
不甚了有老奴李周者頗省其說尚有注記得歲七
十有三

論曰吾鄉自顧仲英輝以風流豪舉特聞勝國之季
蓋嘗反覆玉山草堂集而傷之意情與境相值無不
伸英者後百餘年而有伯龍氏豈其後身耶何天放
之肖也丈夫不得志縱帙獵奇擁姬酣卧秉燭行酒
皆足以消耗其日月然不得其所與俱吾將其
草堂之勝正賴河東張者會稽楊維禎天台何
永嘉李孝光羽袖張伯雨于度歲時元

舒發志氣而伯龍游七子仲蔚九範靖甫仲文為
或千里神交或同堂笑語其高華覆為勝之矣吾
人物莫盛于肅皇帝之朝即賦歸隱如伯龍無不
直行其志令後人徵實而論其世也

朱景運

朱景運字際甫父曰希陽嘗官閩浙間有幹局為時
所重公生而好學有文性醇謹進止不踰尺寸從父
恭靖公深器之試有司輒高等顧獨難一第年已艾
陞為國子生萬曆丙子卷在魁選中遺錄策對仍不

第乃謁選人得浙江廉訪幕時兵變甫夷餘氛未淨
諸即多唯諾受成事公獨恭伍便宜條上之試輒效
嘗與慮囚使者多平反使者心重公舍已從之有以
羨妻故陷為盜者獄久不決公詢白之民以為神亡
何遷廣南幕府公慨然曰吾捉鼻貲即間稍為所欲
為乃貲即故不可為耶遂解綬去先是閩浙公故有
賓玉堂宅山之陽時松菊已蕪公稍葺之昕夕味道
其間嘗經歲不窺戶後生輩無識公者獨故人謝
虞黃門張棟孝廉歸子慕時見款接相對

交諸英俊從其子弟游都不得望顏色有鮑生者嘗
從門間窺公見公衣冠皓偉儼然危坐良久曰人故
可以前知耶生故莫測所指也楚黃樊孝介雅重公
造請賓席出語人曰故不意今日見三代以上人後
有別駕固賓公公一往道路擁觀竊疑非今人也
得歲八十有三賦詩謝故交端然而逝無一語及身
後事云

論曰憲慕公嘗以其子幼宓執經于予予幸侍公者
再然都不得數語其語無不可書諸紳也公伯子隆
孫又以其子為顧氏僚壻每述公迎母武林官舍事聞
闕服勤道亡欲絕狀又傳其踰艾喪聞浙公為孺子
慕也世人輕言孝友如公之敬兄厚族恒自處不競
之地故乃可重耳孝介之稱三代人物豈虛哉子宓
體公之志勉構賓玉堂於故址即以其旁祠恭靖公
而棟特貧然事親惟力是竭喪葬無悔又能追景世
德補輯家訓熟諳其家祭酒之所不能詳嗟乎夫故
必以勢位富厚為善繼述也哉

曹治道

先生居葛叢之里嘗自號葛里云姓曹氏名治道君
明其字其先世孝弟力田環葛叢而居姓無殊者父
守愚始治經生言不售以屬先生先生推明四聖之
易抉摘深隱自闢徑路而御史某將倡高唐生言於
大江之南江南生以帙重難之先生奮曰優優大哉
不學禮無以立請以期月習之習之期月荐高唐生
上等諸習其說者目矚先生遇諸塗足弗前而故所
雁行先生者方元儒解南省先生喟曰吾姑落其實
思魯摘其華夫將碩果吾耶時方年少意殊倘祝而

先生故非徒功名富貴之士取捷一時益務明經術
無怏怏久之而張副使憲臣又以高唐生言冠禮部
試始稍稍歛儒冠然須排五字自快而先生夜餐書
得故所藏問奇之脯度可為大家買田築室將自述
葛叢之墟矣先生曰噫用吾之寔華可摘而敷也乃
教其子昌期讀父書昌期讀父書不及則使自為書
而家方饒則有點者嚙其產而中之徐先生弟居
校也或謂先生君多長者游何不間先生笑曰
間然則盍自請先生曰禮不請先是先生

堂廡相向砌盎相紛竹石果蔬相錯如綉昌期
徑日月割焉乃及于股先生儼坐十圭間寒沁
香達戶外課其孫銓鑑治高唐生言無異曩者
時銓穎脫鑑亦露頭角而先生內自計吾經術
不恨矣先生神宇清徹面微黑雅步冲詞為一
談之冠初守愚之棄先生也粹有弟斷順皆飲
娶于先生斷夭撫其遺腹子子長不自知其無父
後孫鑑死撫孫婦諸卒成完節君子謂明禮之家
與立曾先生有焉

論曰有為先生之學其始也自其始也始
式然多稱曹君相嚴重吾知之學幾自身
也學者習其言而不察家自稱矣鑑之後為景夢
直賦其業余嘗聞之其辭其新其將如陳吉甫沈達
之周青嶼上線章之徒等一特大家先生般之無牢
騷寒峻之氣概歲苦貧卒偷其志豈惟經術在茲蓋
其歸沈能委曲順適先生之意無令知困乏今亡矣
夫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